


浪客 美食家

〔日〕久住昌之 著 史诗译

浪客美食家

〔日〕久住昌之 著 史诗 译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 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浪客美食家 / (日) 久住昌之著 ; 史诗译. -- 天津 :
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8.2
ISBN 978-7-5306-7379-9

I. ①浪… II. ①久… ②史… III. ①散文集—日本
—现代 IV. ①I313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43468 号

浪客美食家

(日) 久住昌之 著
史诗译

出版方 百花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
电话传真 +86-22-23332651 (发行部)
+86-22-23332656 (总编室)
+86-22-23332478 (邮购部)
主 页 <http://www.baihuawenyi.com>
发 行 方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 话 (010)68423599 邮 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内文插画 (日) 久住昌之
责任编辑 郑 爽
特邀编辑 张 锐 倪莎莎
装帧设计 韩 笑
内文制作 王春雪
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/32
印 张 6.5
字 数 107 千
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06-7379-9
定 价 39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目
录

81

九月的炒面配啤酒

73

早晨的竹筴鱼

63

大名的山药泥麦饭

51

漏雨的『U』形吧台

41

中华凉面加米饭

31

生蔬菜定食（赠烤肉）

1

釜石的石割樱



167

浪人的独酌日记

159

不像样的寿喜烧

149

萩饼与军队

139

老爷子的晚餐

129

汤面日

113

七个醉客

101

与离世的杉浦日向子共饮

91

恶魔夫人

釜石的石割櫻



Mr. J. S. ...

虽然已有了些年纪，第一次走进某家餐馆时，我仍然会心跳加快，需要鼓起勇气。面对车站前看起来有些年头的、平凡的定食店时如此，甚至连走进拉面店时也一样。

到底在害怕什么呢？明明这几十年来，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像这样走进未知的餐馆。明明既不是日式料亭，也不是法国餐馆，而且对方应该也期待着我的光临。

很年轻的时候没有办法。门帘的另一侧是未知的成人世界，店主的眼神好像正在说：“年纪轻轻的来干什么！”不，确实是这样的眼神。那些常客也会投来“恶狠狠”的目光。这也是让我犹豫不已的原因吧。

但如今我已经成了顶天立地的成年人，有时甚至比店主的年龄还大。那么我到底在害怕什么，又是什么让我踌躇不前？

害怕失败？害怕进了一家难吃的店而备感失望吗？

这也是原因之一。年复一年，这样的想法越来越强烈。如今，我越来越重视在外的每一餐，这也许是经历各式各样的惨痛失败后，理所当然具备的防卫本能。而且胃也着实感受到了人生的有限：不要再吃太奇怪的东西了，给我注意点！

但这种万年不变、让人抬不起头的心跳加速，应该不仅是这个缘故。

这或许已经成了我面对餐馆时的性格和特质。

我一直憧憬那种直率、单纯、爽快又大胆的用餐态度——“只要饿了就吃”。但一切仅限于憧憬，我却无法做到，或者说始终没能做到。

在陌生的街道上肚子饿了，寻找“应该”进去的餐馆，一趟又一趟在商店街上晃来晃去。就算有家看起来不错的拉面店，也会磨磨蹭蹭地自问自答：

“这儿看起来不错啊。”

“不，等一下，又看不到店里。”

“但各种经验带来的直觉在说，这白色门帘的褪色感，还有店名那几个字的笔法，都显示这家店没问题。”

“可也许都是常客吧。”

“可能会对多余的人很冷淡。”

“大家也许都会点菜单上没有的菜。”

“或许还有不成文的规矩。”

“如果不那么做，不知什么地方就会有人不满地咂嘴。”

“唉……”

“就算说‘请来一份酱油拉面’，店主也不会回应。”

“头也不抬。”

“嗖嗖地走去冰箱那边了。”

“哇，真可怕！”

“是没听见吗，还是无视我？”

“被无视了。”

“好像对我有什么不满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”

“还是别选这家店了。”

“可能还有更好的店。”

“那先记住这里，当成第一候选，再找找看。如果没有其他不错的店，就选这里。”

“就这么办吧。”

“不觉得对面有不错的店吗？”

“但又觉得好像没有。”

果然跟年轻时相比一点进步都没有。与那些大人物相比，这就是小人物的优柔寡断。

“吃饭什么的，哪里不都行吗？味道什么的都一样吧。这里就挺好，好了好了，快进去快进去，犹豫就是在浪费时间，浪费时间啊！”

我非常羡慕这样的人，自己也心知肚明，确实是在浪费时间，但如果问我是否想成为这样的大人物，答案又是否定的。我无论如何都不愿承认这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，也不想成为被理性驱使、过分追求效率的大人物。

我，或者说俺^①，想成为像浪人一样的男人。

我并不知道浪人究竟是什么样子，也许和我憧憬的完全不同。不，绝对不一样。但是浪人这个词在我脑海里描绘出的画面，在我经历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始终没有改变。

我一定是被某部电影里浪人的形象牵着鼻子走到了现在。

天空阴云密布，翻山越岭吹过来的干燥的风刮起阵阵尘土。这是江户一个微冷的午后。

^①日语中的“僕”和“俺”均是男性自称用语，对同辈或后辈可以使用。前者显得谦虚礼貌，后者语气比较随意。

哗啦一下，浪人猛地拉开一家陌生餐馆的拉门，毫不犹豫地大步迈进，踏上脏兮兮的榻榻米，粗鲁地往同样脏兮兮的坐垫上一坐，拔出腰带上沉甸甸的大刀和小刀，咔嚓一声放在身边。

店里空无一人，店主也在里屋做准备，完全不见踪影。

浪人伸长脖子看了看里屋。店主还没察觉到他的气息，他就怒吼一声：“老板，吃饭！”这声音说是吠叫都不为过，但绝没有任何不满，只是想一嗓子就解决问题，所以特别用力。

听到声音的店主有些慌张，一边急忙穿上木屐一边应道：“好好，这就来！”随后转头喊：“喂，小阿美！”

阿美是店主的女儿，有时会在店里帮忙。而老板娘在很久以前就去世了。阿美急忙倒上粗茶，用托盘端了过来。她一边垂着眼帘说了句“欢迎”，一边准备把茶碗放到浪人面前。

一个粗鲁的声音立刻扑面而来：“茶就不用了，快拿酒来！”

“啊，好、好的……”阿美说着，一时不知是该放下从托盘里拿出的碗，还是该放回去。浪人看出了她的想法，伸出连指头上都长满毛发的浅黑色大手，从她柔弱白皙的手中抓过茶碗，放回托盘中推了一把。随后，他露出一抹异常亲切的笑容，但同时又目光锐利地盯着阿美，略微压低声音说道：“小姑娘，最

近这一带是不是总有个没见过的武士，带着长刀到处晃？”

这就是浪人吗？如果有人这么问，我只能说声“抱歉”。但是一想到“吃饭的浪人”，脑海中就会映出这些画面，我也没有办法。

我并不想成为行事粗鲁、大摇大摆的男人，但是对我来说，“饿了就吃”的理想状态就是这样一出孩子气的古装剧，这已经无法改变。

浪人从不在网络、杂志或电视上搜索美食后出门。在漫漫人生中，每当肚子饿了，就走进身边的店，不作他选——我强烈地憧憬着这样简单的生活。

和浪人比起来，我自己到底是什么呢？首先，咋啦一声拉开拉门这一点我就做不到。过去餐馆的拉门大都糊着纸，看不见店内，这很可怕。我也说不出为什么，但就是害怕，那种咋啦咋啦声让人胆战心惊。

提心吊胆地做出的动作让古旧的拉门只发出咋的一声就卡住了，左右都动弹不得，手忙脚乱，冷汗直流。向店内推了推，也动不了。

要是店里没有客人，那就更糟了。站在入口，时而默默地

东张西望，时而像企鹅之类的动物一样伸长脖子往里看看，然后用蚊子嗡嗡一般的音量说：“打扰了。”身体就那样一动不动，只顾竖起耳朵细听。

没有人回答。

“打扰了——”声音中透着愚钝，像是眼看公共汽车就要关门了，却告诉司机“我要下车”。

我到底在做什么？这就是所谓的低头哈腰没底气，也太过低三下四了。我是来吃饭的吧？是客人吧？

然后最不可能做到的，就是一句：“老板，吃饭！”这终究不是能从我嘴里说出的话，对我来说，这样的举动简直疯狂。

叫她“小姑娘”之类的也不是调戏。如今朝着女店员说什么小姑娘，也许会被当成可疑分子，但我觉得这么说毫不奇怪。哪怕只有一点也好，我也想拥有大人物的威风，但现实中的我却连一丝威风都没有，就这样跨过了五十岁。

到了这把年纪，我仍然认为女服务员有种“服务员姐姐”的感觉，而她们正值小姑娘这个词所指的那个年龄。

“被叫作阿美的那个姑娘其实就是店主的女儿吧。”

“但长得完全不像呢。”

“那果然还是打工的吗？”

“长得真可爱啊。”

“与其说是可爱，不如说是漂亮吧。”

“真名是不是美智子啊？”

“不，应该是美津姑娘吧。”

“那就是美津？”

“是用平假名写的。”

“哦，真的和长相好相称。”

“身材真火辣啊。”

“这话真低俗。”

“是个苗条的好姑娘吗？”

“现在还不知道。”

“很受欢迎吧。”

“绝对的。”

“难道和老板是那种关系？”

“别再瞎猜了。”

我就这样时不时瞥上一眼，心中一片胡思乱想。

去上十次，我才能开始和阿美有一些“雨停了啊”之类的日常对话。

习惯新东西需要花费时间。我总是畏首畏尾，但又充满好

奇心。可是，就算如此，而且——话说回来，多年的经验告诉我，越是那种“可怕的店”，越可能属于“好吃的店”。

因此我越来越讨厌怯懦不前的自己，对浪人充满向往，进而又对让浪人心情舒畅的餐馆充满向往。

我很想走进那些非常适合浪人的店：

有的店，店主体弱多病，穿着也寒酸，总是点头哈腰，但即使面对狂暴之徒，内心也毫无畏惧，始终坚毅执着，做出的料理朴素而饱含心意；

有的店能突然端出一盘如初放的花一样新鲜的米糠酱腌茄子，抚慰因昼夜在荒野中奔波而干涸的心；

还有的店只能提供炭烤梭子鱼干、芜菁味噌汤和盖饭。

我一边这样想，一边在陌生的街道上东奔西跑。

十年前去岩手县的釜石时也一样。我拒绝了旅馆提供的晚饭，来到街上，却像往常一样在夕阳下徘徊了将近一个小时。正值十月。东北的秋天一到日落，寒冷就会立刻深入骨髓。

走过的路不知不觉间又走了一遍。夜总会门口揽客的人喊道：“哟，这位大哥，怎么样？可以进来了吧？”

不能再经过这里了。

到了必须做决定的时刻。头顶星光满天。

我下定决心，选了一家面朝十字路口的居酒屋，白色提灯上字迹潦草地写着店名。其实我已经走过这家店门前两次了。拐角处的两个侧面各有入口，氛围格外开放。木窗微微打开，从那里可以看到干净利落的店内，感觉非常不错，很有安全感——不，这么说太夸张了，是很有安心感。

出门在外选择餐馆的标准，果然还是要看受不受当地人欢迎。那样的店绝对不贵，而且当地人了解当地的美食。自然，外人想要独自走进全是常客的店，是需要胆量的。

胆量。

我既没有风度，也没有胆量。

风度和胆量——在如今这个便利店与互联网的时代，这两个词看起来就像蒸汽机车。但对我来说，蒸汽机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浪人。

“你现在真是个蒸汽机车一样的男人啊。”如果有人这么说，我会非常高兴。我很想听到这样的话，不过当然不可能。

我觉得如果是这家店，似乎能吃到当地的特色料理。不是高级特产也无所谓，也不必是当地人引以为傲的特殊美味。我就是想吃当地人常吃的东西，无论是蔬菜，还是小鱼。就算选